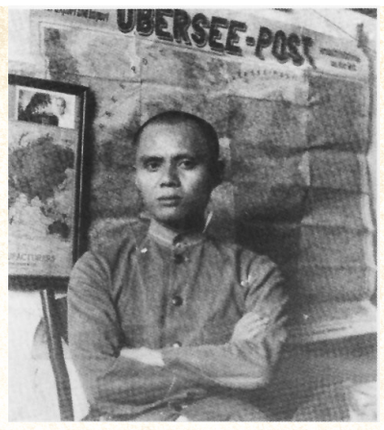
人物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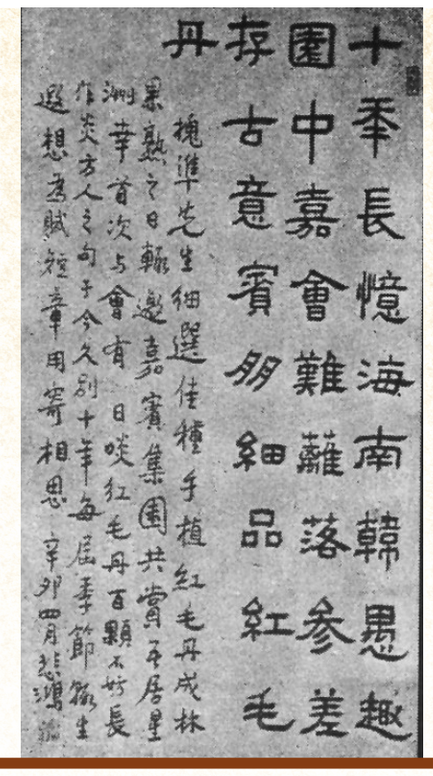


⬆ 初到南洋的韩槐准。

⬅ 韩槐准和他在南洋搜集的部分中国古代外销瓷器。

➡ 徐悲鸿收到韩槐准为其珍藏的宝物后，1951年，自书汉隶条屏赠韩槐准：“十年长忆海南韩，愚趣园中嘉会难。篱落参差存古意，宾朋细品红毛丹。”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


十年長憶海南韓愚趣
園中嘉會難離落參差
存古意賓朋細品紅毛
丹

槐准先生細選佳種手植紅毛丹成林果熟之日輒邀嘉賓集園共賞平居星洲幸首次与會有日啖紅毛丹百顆不妨長作炎方人之句于今久別十年每屆季節輒生遐想爰賦短章用寄相思辛卯四月悲鴻

外销古陶瓷研究第一人韩槐准：

从南洋胶工到故宫顾问

■ 章佩岚

新加坡北郊汤申自然公园的密林中，曾经有一座遍植红毛丹和珍奇植物的“愚趣园”。门楣上的题字，出自徐悲鸿手笔，门联书：“愚到穷时方悟性，趣从幽处有真情”，这位自谦为愚、自得其趣的园主是从海南下南洋的奇人韩槐准。

从割胶工到陶瓷专家

韩槐准（1892—1970）出生于海南文昌昌洒镇凤鸣村，父亲韩摄翼是上过几天私塾的农民，韩槐准是家中长子，14岁始进宝敦学堂，17岁升入蔚文学堂，21岁时高小毕业。在父亲的支持下与乡人合开染坊，因化学染料褪色而失败，改用蓝靛旧法，虽有利可图，但仍入不敷出，以致债台高筑。为了生计，韩槐准选择了一条与当时大多数文昌人相同的路径——下南洋。1915年，他将染坊交给胞弟韩植准经营，自己随族人韩衍元漂洋过海到英属马来亚（今新加坡一带）谋生。

初抵南洋的韩槐准几经辗转，在印尼井里汶的武叻橡胶园成为一名割胶工。1916年，他稍有积蓄便入股神农大药房，药物学和化学知识的积累，为日后陶瓷器研究打下了基础。1933年，一位外国人询问“苏木”的名称，继而读到《中国南洋关系史》，引发他对古代中国与南洋关系的研究兴趣，确定了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研究，通过分析彩料加热后的化学变化、釉料成分及风化程度，鉴定陶瓷器年代和窑口，逐渐成为南洋一带公认的陶瓷器研究专家。1936年，在新加坡北郊汤申路购置土地，建“愚趣园”，以科学方法种植与海南荔枝同科同属的红毛丹，聊解乡愁。每当红毛丹成熟的季节，愚趣园中果香四溢，高朋满座，不仅有姚楠、张礼千、许云樵、关楚璞等南洋研究大家，更有郁达夫、徐悲鸿、胡愈之、刘海粟等中国知识分子雅集于此，客人采花摘果，主人搬上古董字画，宾客赏奇析疑、作画赋诗，营造了战乱中难得的精神家园。

1941年，韩槐准加入南洋学会，致力于中国古代外销陶瓷器、南洋史地、生物、华侨史等多个领域，学术严谨，成果丰硕。他奔波于南洋各地，倾其所有，搜集中国古代外销陶瓷器，著书立说，揭示中国古代陶瓷作为“文明交流载体”的历史意义。1950年，回琼省亲，在凤鸣村周边开展考古调查，开启海南考古序幕。1952年，加入“伦敦东方陶瓷学会”，推动中国古代陶瓷研究走向国际。1956年起，将300余件文物分批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化家传之宝为国之重宝，填补了故宫博物院在古代外销瓷器收藏空白。1962年春，年逾七旬的韩槐准放弃新加坡的资产，转让愚趣园，携家眷回国定居，任故宫瓷器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1970年1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归葬于文昌家乡祖墓。

乱世中的文人交往

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南渡，敦厚的韩槐准身兼在地国主人和中国乡亲的双重身份，在异国的愚趣园中，留存了一方中国文人的生存空间。1938年底，郁达夫赴海外宣传抗日，与韩槐准相识在神农大药房，与《南洋学报》同人畅游愚趣园，写下“不辞客路三千里，来啖红毛五月丹”的诗句，这一晚，喝多了的郁达夫被许云樵送回家，国难家愁，在愚趣园中稍得释怀。1942年2月3日，战事紧张，侨领陈嘉庚与“抗委会”成员突围，韩槐准将郁达夫送上小船去苏门答腊躲避，见证了郁以笔尖抗日，完成文人到战士的转变，在生离死别的聚散中凝聚彼此的认同。

1939年，徐悲鸿南洋之行，卖画筹款支持抗战。坐在愚趣园中的红毛丹树下，畅想“太平他年事，……结邻效芳躅”。经常是徐悲鸿作画，郁达夫题诗，愚趣园中的红毛丹给了徐悲鸿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韩槐准说自己“愚到穷时方悟性，趣从幽处有真情”，将自己视作“愚夫”，对于他的“愚”和“趣”，郁达夫的赞叹：“其愚不可及，斯趣有作为”；徐悲鸿和以“愚忱泥处尊唯我，趣味浓时兴不阑”，表达对韩生活智慧的高度赞誉，拓展了文化情感表达的维度，南洋岁月，成为他们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愉悦时刻。

这种愉悦很快被日军的进攻打破。徐悲鸿离开新加坡前，将大量个人创作和办画展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托付给三个朋友，留托给韩槐准的是数百件陶瓷、书画、玉器和书籍，还有徐悲鸿“江南布衣”印章。韩槐准将其分装在两个大水缸中，用水泥封口，涂上防潮的黑油漆，和儿子一起，埋在愚趣园不引人注目的山坡下，铺上草皮，种上一棵黄梨树为记，一藏就是7年。1949年5月，水缸里的物品一件一件取出，放回徐悲鸿原来的大木箱，交给徐的学生带回北京。徐悲鸿致函韩“所有瓷器皆毫无损坏，感兄保存装包之德，不能去怀”“诚生平可记之事也”。乱世中，知识分子在异域空间的君子之交，让他们相互依存，文化和心灵的沟通不仅具有个人情谊的温情，更蕴含家国情怀的深层意义。

韩槐准从一位下南洋的割胶工，一跃而成为博学多识的考古学家、南洋史地专家，始终牢记根在中国，学问为中国所用。他将凝结着一生心血、从南洋各地搜集的中国古代外销瓷器捐献给国家，赤子丹心，天地可鉴。他身后，有《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韩槐准文存》等著述传世。

（作者系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海南管理处主任）

文博苑

明代沈周的《有竹庄中秋赏月》手卷。资料图

更问中秋赊四十

■ 周惠斌

《有竹庄中秋赏月图》是明代画家沈周的山水画代表作。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中秋，沈周60岁，邀请友人赴有竹庄共度佳节，后应友人之请，作画描绘在平安亭内饮酒赏月的情景。

图卷右端引首有同乡好友“贞伯”李应祯题写的“有竹庄中秋赏月”7个篆字。卷尾是沈周自己所写的题识诗和跋语，交代了诗、书、画的创作由来。有竹庄原名西庄，是沈氏世代读书、吟诗、作画的隐居寓所，也是四方名士文会往来的地方，自沈周祖父开始营建，经三代人共同打造，成为彼时苏州文人雅集的第一场所。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石田翁、白石翁、有竹居主人等，江苏长洲（今苏州）相城镇人，工书善画，和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吴门四家”，是“吴门画派”的开创者。沈周家学渊源，生活优渥，操守高洁，不应科举，一生不仕，专事诗文书画，诗宗白居易、陆游、苏轼，书法沿袭黄庭坚一路，画风直承宋元“南宗”文人山水，自成风格。早年作品纤细微妙，优雅平淡，人称“细沈”；中晚年渐趋粗犷雄浑，简劲沉郁，人称“粗沈”。

《有竹庄中秋赏月图》由画面与书法两部分组成，高头大卷，以诗、书、画“三绝”为后人称颂，是沈周书画作品中的皇皇巨制。其中，画面纵34厘米，横136厘米，明月高悬，山水清胜，竹树桥亭，景致幽静。中心为一座茅亭，四周绿竹参差，竹影摇风。亭中二人相对而坐，品茗赏月，把盏吟诗。一只仙鹤立于亭边桥上，望向茅亭；小径蜿蜒，不远处山峦之上隐见亭台楼阁，两山对峙间飞瀑倾泻而下，显示出传统文人处江湖之远的山水意趣。整个画面墨色浑厚，冷寂清幽，笔墨雄健老辣，格调疏简苍劲，诗意浓郁，给人以无尽遐想。

书法部分纵34.5厘米，横897厘米，通过一首自题七言律诗，从“少时不辩中秋月”的追忆，到“古今换人不换月”“信是流光不可留”的感慨，最后祈盼“更问中秋赊四十”的纠结复杂心绪，抒写了作者对月遣怀时，暗生韶华易逝、物是人非的凄清之感，慨叹年华不再、人生苦短的伤怀之情，表达了内心对生命的感悟，为画面平添了几分寂寥。整体书法字大如碗，结体颀长紧实、跌宕开阖，线条沉着稳健、朴拙奇崛，用笔瘦硬苍劲、沉厚雄强，笔法起伏顿挫、险峻遒劲，彰显出文人墨客标举胸中有丘壑的精神境界。

《有竹庄中秋赏月图》构图严谨，层次分明，设色素雅，层层渲染，动静结合，浓淡交映，依托山石、竹林、亭园、夜空等物象的描绘，呈现了逸趣静谧的生活场景，以及江南古典园林特有的人文氛围，反映了文人士大夫退隐不仕、寄情山水、抱朴守真的隐逸品质。作品以楷书笔法入画，又借书法传达画外之意，书画并列，相映成趣，艺术地再现了古代文人诗、书、画融于一体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托物言志的人生意趣。

《有竹庄中秋赏月图》先后由孙承泽、温云心温忠瀚父子、惠孝同递藏。孙承泽在长卷后隔水处题跋，称誉“石田先生中秋赏月之作，画如李唐，诗如白香山（白居易），字如黄涪翁（黄庭坚），可称三绝。”卷末有张致和的诗文长题，盛赞“通体笔法如铁铸，绕指柔处亦苍苍”的艺术成就。

学林一叶

诗词里的中秋玩月流光溢彩

■ 黎洁

自古以来，我国古代许多诗人墨客均留下不少的玩月诗章，但专在八月十五晚观赏明月的风俗，还只是自唐朝开始。

“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这首诗是初唐诗人李峤所作，名为《中秋月》，是我国最早的中秋咏月诗。圆圆的明月跃上寒空，我们谁都说四海之内处处银辉洒地，但又如何知道千里之外有无风雨交加、阴霾布空的地方呢？诗句字面写中秋月的清圆玉润，却隐含着作者对远方亲人的遥念：担心对方住处天气欠佳，不能在佳节观赏到可爱的明月。

唐代诗人王健的千古名作《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秋月色和望月怀友之情：“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庭院当中，月光满地，树栖乌鸦，露水悄落，湿了桂花，如此晶莹明彻的中秋朗月，该有多少不得与亲戚朋友相聚合的人在悠悠而生思念之情啊。

中国人历来把家人团圆、亲友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看得极其珍贵，历来有“花好月圆人团聚”之谓。在王健的中秋望月诗里，我们看不到他的叙己之思情，却明了他“秋思在谁家”的轰然追问，这种明知故问，使人读之心动。

中秋，上古祭月，唐时赏月，宋人咏月。而今，千年的月色，照亮了游子的归途，也褪去了陌上的乡情。以月为媒，我们相约团圆，当明月缓缓升起，良夜悄悄降临，你我天南地北，欢聚一堂，执手相对，共度佳节。

“忆对中秋丹桂丛，花也杯中，月也杯中”。中秋，几度秋浓，十里桂香。吴刚捧出醇香浓郁的桂花酒，邀你与亲朋同饮，畅叙幽怀，杯也从容，歌也从容，也举杯邀月，也把酒问天。让思念和重逢的别绪，在盛满桂花美酒的夜光杯里，化作诗意的情怀，盈一盏月华的清宁，诗情碧霄。许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祈愿。

唐代诗人欧阳詹的《玩月》，又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赏月玩月的另一种心境，“八月十五夕，旧嘉蟾兔光。斯从古人好，共下今宵堂。”欧阳詹的玩月，使我们知道赏月玩月从来都是古人的喜好，赏月活动源远流长，迷人的月色惹人喜爱。可何谓中秋呢？

据欧阳詹在《玩月》序中说：“此日为三秋之中，又为月之夕，故曰中秋。”所谓“三秋”，因秋涵三月，七月曰孟秋，八月为仲秋，九月乃季秋，仲秋正好居中。月夕，是指八月十五，明月之夜。十五又为月之中，所以叫中秋。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种“无意于工而无不工”的“妙绝古今”的诗句，恰是诗仙的神来之作。正如那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短短的诗句却像打开了一幅生动而意蕴无穷的月夜思乡图。文字极强画面感，让千年前的一幕浮于眼前。深夜难寐，短梦初回中，客居他乡的李白，朦胧中将地上的明月之光疑作是“白皑皑的浓霜”。起身望着窗外那轮娟娟素魄的中秋之月，对故乡的无尽思念漫上心头……

在众多的描写中秋的诗词中，我最喜欢的则是宋代诗人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一词。《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这首词仿佛是诗人与明月的对话，在对话中探讨着人生的意义，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寻味。它的意境豪放而壮阔，情怀乐观而旷达，对明月的向往之情，对人间的眷恋之意，以及作者浪漫的写作手法，潇洒的风格和行云如水一般的语言。杜甫的《八月十五夜月》让人读了心里会涌起一股浓浓的乡愁。

同样是一轮中秋月，但是在不同文人墨客笔下，展现出来的却是不同的风韵和内涵。因为月，承载了人们对人生、世界的理解，传达了缤纷各异的情感，寄托着千姿百态的个人心智。

文史苔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